

艺坛
鸿爪

谭氏兄弟 笔追鲁公

◆ 管诚

■ 谭泽闾对联



提起谭延闿，我们通常只知道他是政治家。但其实他也是位书法家，曾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，中试第一名会元，任翰林院编修。而他的五弟谭泽闿也是一位书法家。近期，上海笔墨博物馆举办《谭延闿、谭泽闿书法文献展》，展现了谭氏兄弟在书法上的造诣。

谭延闿(1880—1930)，字祖安、祖庵，号无畏、切斋，湖南茶陵人。曾任两广督军、南京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院长。谭延闿幼承家学，临池颇有笔力，翁同龢看了他的字对其父道：“三令郎笔力殆可扛鼎”。后来，他位列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。被誉为“民国至今，学颜者无出其右”。他的楷书点如坠石，画如夏云，钩如屈金，戈如发弩，貌丰骨劲。其行书功力深厚，变化灵巧，笔笔中锋，藏锋力透纸背，有大气磅礴之势。

谭泽闿(1889—1948)，字祖同，号瓶斋，室名天随阁，湖南茶陵人，排行第五。善书法，工行楷，师法翁同龢、何绍基、钱沣，上溯颜真卿。性格雄伟壮

健，力度刚强，善榜书。取法颜真卿，兼工汉隶。又善诗，能画。他以书法为乐，渐自成一派，风格近翁同龢，雄浑腴美，尤工“擘窠书”，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劲开张。后迁居上海，一直以卖字谋生。上海、香港两家《文汇报》的报头即其所书，至今沿用。

此次展品中有谭延闿、谭泽闿兄弟二人的多幅书法作品，其中一幅书法作品扇面，是谭泽闿与曾广钧、冯煦、余肇康、曾熙五人共同所书。另有民国时期的书法出版物：《谭延闿书蒋肃庵墓志铭》、《谭延闿行书王湘绮诗》、《谭祖安庐山记游墨迹》、《谭延闿杂临古碑帖》、《谭延闿临麻姑仙坛记》、《谭祖庵论诗手札》、《谭泽闿书曾熙墓志铭》等。还有信札等展品，谭氏兄弟二人与当时“南曾北李”的曾熙、李瑞清往来密切，其中一封信中，就是曾熙与他们相约一起去祭拜李瑞清。

展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13日，有兴趣的观众可前往一窥这两位民国书家的翰墨风采。

海上
印社

孤峭不彰的北漂印家钟刚中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“士之能享大名，显当世者，莫不有先达之士，负天下之望者为之之前焉。士之能垂休光，照后世者，亦莫不有后进之士，负天下之望者为之之后焉。”是唐代文坛领袖韩愈在《与襄阳书》中的名句。意谓一个富有才华的人，欲赢得生前身后之名，皆离不开“先达之士”与“后进之士”的推挽、播扬。近代如雷贯耳的金石篆刻大师吴昌硕、齐白石，若非王一亭、陈衡恪胸次超旷，独具只眼，极力推介，在海内外艺林焉能臻此泰斗地位。然而在旧京印坛，有一位独辟蹊径、才高识远的写意派印人——钟刚中，因不媚世俗，不慕荣利，性情率真，孤傲不群，又病逝于沧海横流的文革初期，已逐渐被后人遗忘。

钟刚中(1885—1968)，字子年，号柔翁，别署桴堂。广西邕宁(今属南宁)人。年方弱冠，即射策登坛，在光绪三十年(1904)的恩科会试，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进士及第，授吏部主事。越年又获清廷官费留日资格，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。时八桂来东瀛留学达百数十人之多，钟刚中与同乡学友对故土的贫瘠危弱和列强的肆意攫夺感喟良多，无不发愤读书。光绪末年(1908)学成归国，钟刚中踌躇满志，欲一展宏图，被学部铨选为湖北通山知县。民国后，钟刚中又先后出任直隶省成安、宁晋知事。因“赋性寡谐，常与世舛”，并痛感官场险恶，与自己救焚拯溺、济世安邦的夙愿相距甚远，便挂冠而去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，北平沦陷，昔日同榜进士，有“华北第一奸”恶名的王揖唐，欲拉拢生活贫寒的钟刚中出山，被他严词拒绝。至抗战胜利，当桂系李宗仁得知有位同省贤才钟刚中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后，大加赞赏，命人送钱粮接济。钟刚中尝与学者傅增湘、章士钊、郭风惠、吴闿生等参加北平关帝庙支持的稗园诗社活动，唱和酬答，风雅一时。建国后，中央文史研究馆聘请钟刚中为馆员，生活安定，以书画篆刻自娱。

钟刚中善诗词，工书法，深得颜真卿、何绍基真趣。所绘山水风韵韶秀，意境深奥。尤精篆刻，上溯周秦两汉，近承黄士陵，旁涉吴昌硕、赵之谦。虽与同期名家陈衡恪取法相近，但侧面面有所不同，导致艺术效果也存差异。钟刚中在章法上撷取黟山派密中有疏、疏中寓密的布白之长，又仿其方圆相参、正斜错落的篆法体势，兼得赵之谦大疏大密留红之佳妙，已具灵动多变、虚实相映之面目。但智者钟氏，并不以此为满足，他遗貌取神，一改黟山派光洁峻峭的刀法，直承两汉烂铜印、封泥及近世缶翁，并参以己意，所作线条奇崛跌宕，较之缶翁更有顿挫倔强之感，在民国北方印坛独树一帜。

钟刚中的成功创新，首先在于对篆刻经典的深深感悟，他不仅巧妙地糅合了黟山派与赵、吴诸位大师多种优秀印章元素，在章法上施展疏密调节手段，使印作充满机巧又别具一股苍劲郁勃的气势，耐人品味。京津印人张樾丞、王雪仁等都曾得其指授，时人一度将他与陈衡恪、寿石工等并称，然而钟刚中的篆刻对后世印坛影响甚微。

《自题桴堂印存》是钟刚中为数不多的论印诗之一，诗曰：“斯冰异代空延望，魏晋何年总不知。说与丈夫应大笑，鼻端蝇翼运斤时。”字里行间中，已流露出对自己篆刻技法的自负。但进士出身、特立独行的钟刚中又将篆刻视作“丈夫不为”的雕虫小技，不像吴昌硕、齐白石等职业印人靠鬻艺取润，他的印章没有真正进入艺术品流通渠道，仍处于文人雅玩的阶段，生前也没有出版过印谱，加上去世时正值荒诞的“破四旧”文革时代，一生所作也多毁于运动，命多舛，人既亡，这不仅是他本人的不幸，也为印坛之不幸。



▲ 钟刚中“钟刚中印”

▼ 钟刚中“将离室”



钱君匋画美人蕉

◆ 华振鹤

书墨
画缘

拜访老画家沈嘉祿先生，聊起他当年与钱君匋、唐云、朱屺瞻诸名家的种种往事，一向爱说话的沈老顿时高兴起来，拿出名家们赠他的墨宝让我欣赏，一边如数家珍般叙述其中一则则故事。忽然，我发现其中一幅钱君匋先生的美人蕉，是画给沈老爱女，又是钱老学生沈依懿的，画得笔墨简洁、色彩艳丽又气势贯穿。这时正好小沈也在边上，于是她对我讲述了得到这幅佳画的由来。

沈依懿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带领下走进重庆南路钱寓的，那时她刚从南汇的东海农场回到上海。由于受父亲影响，她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攻写名家书法碑帖和硬笔书法，曾获得过全国比赛二等奖。因此，当钱老看到她递过来的书法习作时，称赞说：“不错，笔头很硬，不像女孩子写的。不过还须再苦练。”从此，她就成了钱老学生，定时上门请老师批改习作，讲授要领，许多年里，从不懈怠，而对书法也有了进一步的升华。

小沈回忆，那时老师居住条件不宽敞，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，承担着客厅、书房、创作室、卧室等多种功能。

但一走进去总能感受浓浓的艺术气氛。环顾四壁，悬挂有一幅幅名家字画。尤其是正中悬挂的朱屺瞻巨幅杜鹃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已经年届耄耋的钱老对人十分和蔼，对学生提出的问题，总是有问必答。有时她做了八宝饭、汤圆等点心送去，老师就更高兴了。

1984年农历正月初一，小沈照例到钱老家拜年。那一段时间，老人心情十分舒畅。原来不久前，国家落实政策，归还了当年被抄没的文物百余件，包括齐白石、于右任等人的书法。其余抄没的字画、印章、古玩以及被占用的房屋也将继续归还。所以，他十分高兴地对钱老讲了过去的种种，以及重新看到于右任作品时的激动，还拿出了自己为此而写的诗：“髯翁妙笔复归钱，如对故人意缠绵。犹记当年招饮日，毫风墨雨卷山川。”

时间在慢慢消逝，老人谈兴越来越浓。忽然，他抽出毛笔，在宣纸上纵横挥洒，须臾，画成了一幅形神俱佳的美人蕉。接着即兴题诗：“江南十月如三春，醉酒红蕉笑向人。舞罢秋风犹玉立，欲寻画笔写其真。”再加上款：“依懿同志正。”



■ 钱君匋《美人蕉》

文化
艺谈

砗磲之魅 温婉如玉

◆ 洪友

■ 砗磲雕《凤凰涅槃》



近日，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新世界珍宝馆举办“中国首届砗磲艺术精品展”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金阿山、崔奇铭、林学善，以及海南省贝壳行业协会的多位砗磲制作名家，都将携带他们的珍品佳作前来参展。其中包括平面贝雕作品、砗磲佛教造像、以及原生态的砗磲艺术珍品、砗磲饰品等。

砗磲，作为海中珍宝，是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一类大型海产双壳类物种，是海洋贝壳中最大者。它不仅拥有如玉的白色，其外表还附了一层颜色极为绚烂的外套膜边缘。砗磲在海洋中自然死亡后，其贝壳经过数万年的海水浸泡，逐步玉化，这就使得砗磲化石成为了所有贝类制品中最漂亮者。因其具有美丽光泽、有晕彩且质地细腻，所以，长期以来在西方，砗磲与

珍珠、琥珀、珊瑚被并称为“四大有机宝石”。而在中国，砗磲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。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、南宋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、明黄衷的《海语》等大量文献中都曾出现过对砗磲的介绍与描述。同时，它也是佛教圣物，被列为“佛教七宝”之一。光亮的色泽，梦幻的颜色，使砗磲化石成为了绝佳的饰品、装饰物。

由于砗磲的生长要受水温、海流、光、水压等因素的影响，所以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，砗磲像珊瑚一样越来越少了。所以，砗磲具有巨大的收藏升值空间。近些年来，砗磲及贝雕艺术尽管已经逐渐被上海的收藏界和艺术爱好者所关注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其被挖掘出来的妙处，才只是冰山一角。其巨大的升值空间，还远未被足够重视。

印坛
点将录